

賓退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臨
安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五
釐米寬十二·九釐米



余里居待次賓宴
日相過平生聞見
所及喜為客誦之
意之所至賓退或
筆于牘閱日滋久
不覺盈軸欲棄不
忍因稍稍傳益析
為十卷而題以賓

退錄云

大梁趙

真

昔



賓退錄卷第一

大

梁

趙

與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

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
中校花蔡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
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
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
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
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

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
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
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
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
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
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
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
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
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
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

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

榮芭云宋景文帥定日有

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

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摸榻以十本賜方鎮

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

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

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

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

藏於家後戶絕貨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

定帥之便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

坐壁間

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

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

紹彭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壯

丹賦於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表說

友起巖云薛師正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

本留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

易殺胡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待

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

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中則又刻石而

雅非不知矣大觀中周承勛皆曰宣明清詔取

寘宣和殿王明清云龕置睿思閣獻于天上

初之父鍾則云置之良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

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靖康之變虜虜

以紅毯輦歸今在宋中京王明嘗從使虜云石

九尚方珍異之物悉為羣胡輦歸獨此石虜

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

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

逾月秋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猝之際

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今東南諸刻無能仿

佛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

詳與岑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

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

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
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
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
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
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
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
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
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
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
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 徽
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
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
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
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
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
知地府 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
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
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

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
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
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爲神霄玉清
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
華大帝君像 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
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
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
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
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
靈素爲幻不一 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
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
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
真之術 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
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
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
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
依奏 皇太子入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
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
不勝情願戴冠執簡 太子乞贖僧罪有旨

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
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
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
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
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
霄甲子之神兼兩部與之同告 上帝文卿
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 上喜賜文卿
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
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
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 上亟乘小車到宮
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
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
京城印行遶街叫賣 太子亦買數本進
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
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
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
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
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
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

京具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 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 太子而得但令 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 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疑恐是議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

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問立顛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

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
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
載鄭景實東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榦所生
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
它做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
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
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
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為名從之且命
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
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琳

送林懿成

季仲

詩云男兒何

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
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
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

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
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
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
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
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
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
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
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
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
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

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
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孿離驢寒
間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
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
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
十榦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
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遙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
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遠氏之遙遙倅皆副

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
三司廢已久造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
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謹集云擢之戶造近
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
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
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
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
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
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
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
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
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
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
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
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

或食或不食 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

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 衣

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膺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

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
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
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
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
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
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
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
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
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

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
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
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
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
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
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
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
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
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

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
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
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
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
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
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
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骨髓別爲
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
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
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
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
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
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
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
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

彌遜

書十事以贈一

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
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
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
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

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
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
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
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竒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
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賜物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
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
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
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
希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
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
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
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
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
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

撫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瘡在須臾
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
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
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
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為丞郎者矣
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為中舍則容
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
其制至唐而復 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
之如書女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
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設中
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
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
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
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
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

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
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耨不
輟子路以告子恹然今作耨而不輟子路行
以告夫子恹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
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
韻尹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
執銳古文尚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
時始也

晁伯宇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
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
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 本朝紹興隆
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
嘉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

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頊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麈錄謂玉帶為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

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鎧酒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 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

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
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
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
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
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
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
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
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六年考功臣侯表始知
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
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
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
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
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陳嬰流
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